

講武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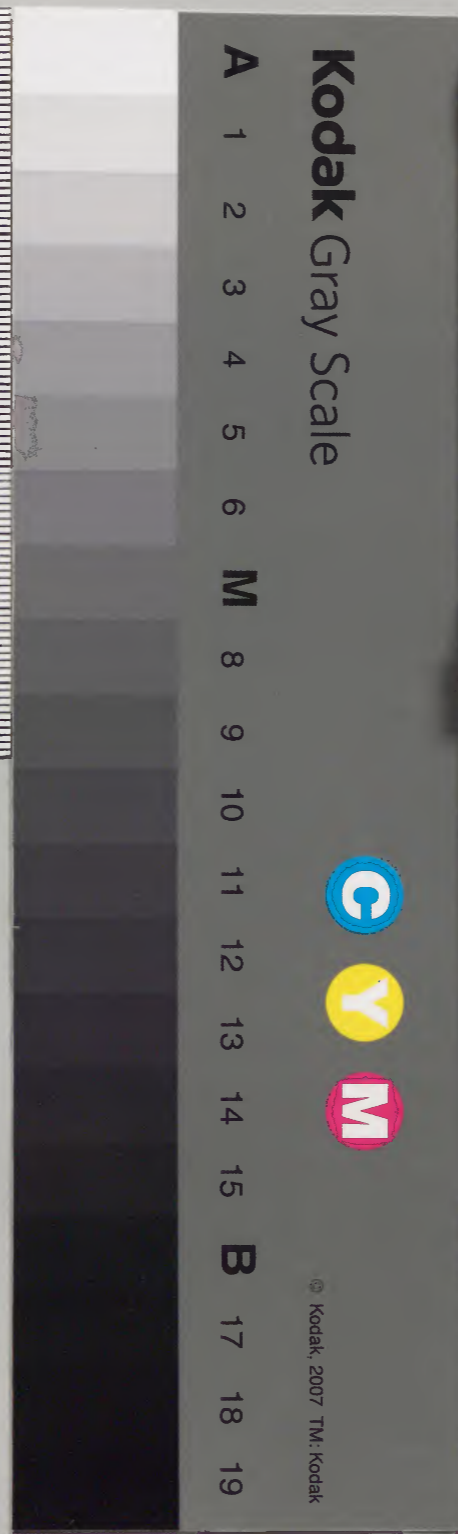


兵覽見七之九

漢書門	九五	七四	一五	三〇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	九五	七四	一五	三〇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45
冊數	30 ( 3 )
函號	299 25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兵覽西漢卷之七

淺草文庫

姜師閔編

張耳陳餘復請竒兵畧趙地陳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

軍耳餘為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又令魏人周市徇魏

周文賢習兵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渡河收兵得數

萬人魏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

范陽前徹說曰范陽令徐君畏死欲降君毋以為秦所

置使誅殺而以侯印授之則燕趙諸城可不戰而降矣

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既遣周文有輕秦意不

設備博士孔鮒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攻恃者之

兵覽

卷之七



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無及也不  
聽天行收兵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馬軍二世乃大驚

必堵章即請救驪山後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文支

覽曰文兵輕敵而驕即兵感鬼而奮兵

梁項者下相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

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字羽少時季書不成去

學劍又不成梁怒曰籍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

不足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畧地王間出為燕軍所得囚之以

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所養卒往見燕將一曰

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

曰欲得共王耳養卒咲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

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

故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

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之實欲

燕殺之而不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教易燕况以兩賢王

左挈右提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

卒御而歸覽曰養卒固奇士哉趙王既歸而不能用

一識東郭牙於徒役而即用伐莒昭烈一得趙雲于羈

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數以年百餘人欲從



駒道遇沛公遂屬焉公以良為廐將良教以太公兵法  
說沛公善之嘗用其策良與他人言輒不省良曰沛  
公殆天授遂從公不去

秦將急攻趙懷王遣宋義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  
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  
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  
不勝則我鼓而西不舉秦矣因下令曰有猛如虎狼如  
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送人無  
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今歲飢民貧  
卒食羊藪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併力攻秦

乃曰乘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何故  
之乘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  
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  
十一月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斬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與  
齊謀反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莫敢支吾立羽為殿上將  
軍遣使報命于王因以羽為上將軍鉅鹿兵少食盡  
張耳數召陳餘不敢前耳又使張廩陳涉讓之要與  
俱死餘使二人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齊帥燕師及  
耳子敖來救亦未敢擊秦羽乃使蒲將軍將二萬人渡  
河絕秦餉道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沉船



破甃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  
過九戰皆破之章即引却遂虜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  
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  
一當十呼聲動天地現者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  
入轅門膝行向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  
諸侯兵皆屬焉

章却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章使人  
讓却恐使長史欣請事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  
恐走還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疾  
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悉計之陳餘亦遣却書曰將軍

居外久多內制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智  
愚皆知之將軍何不與諸侯為從約分王其地孰與身  
伏斧鑕妻子為戮乎却孤疑陰使羽約未成羽引兵連  
戰大破之却復請降乃與盟於洹水上立以為雍王置  
楚軍中而使欣將其軍為前行覽曰自古未有在  
內大將能立功於

外者可  
鑒也

秦遣兵拒峽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為  
疑兵而使陸生齎寶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  
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急而擊之沛公遂引兵  
擊秦軍大破之



漢王以項羽負約不王已關中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不如羽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張良送至霸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治生商賈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后又數以策干不用亡歸漢未知名因亡去相國何不及以聞自追信反諸於漢王築壇拜信為大將王從之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雖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之為人也啗唾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即刳敵忍不能予以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霸王實失天下心故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



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取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之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坑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強以威王之大王入關秋毛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剖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雍丘王至咸陽所翳皆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取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武陽人陳平家貧好讀書事魏王咎為太僕不用去事項羽使平擊殷降之還拜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殷羽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惧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羽問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說之問居楚何官曰為都尉即拜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歡王聞之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時常盜其嫂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曰臣所言若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苒已之行向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而去事楚今又從者



游信者固以心乎平曰魏王不能用臣故去項王不能  
 信人所任處非諸項即妻之兄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  
 來歸然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採者  
 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  
 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乃不敢

復言

漢使麴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  
 諸侯群臣如罵奴僕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  
 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  
 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亂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

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  
 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問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  
 栢直也信曰望子耳遂擊虜豹定魏地信請兵三萬人  
 願以比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王使張耳與俱九  
 月破魏兵禽夏說覽曰魏王盛兵塞臨晉而信乃益  
 徑從夏陽以木罌瓶渡軍襲安邑魏王豹勢引兵迎信  
 信遂虜豹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

韓信張耳擊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  
 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閑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  
 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執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  
 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



得聞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為二子所禽耳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許左車策信問視知之大喜乃引兵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傅飡曰今日破趙軍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望見皆大笑平曰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遺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守欲歸壁見幟大

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非置死地則走尚可得而用之手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御坐師事之問曰漢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身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禽復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疲



其寔難用燕君不服齊必自強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  
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  
兵北首燕路而遣力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  
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  
固先声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遣  
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酈食其請立六國後以脅楚  
王曰善趣刻印先生佩之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  
告良：借箸前為王籌之曰今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  
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也若復立六國後游  
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強六  
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各謀大事去矣  
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能敗迺公事今趣銷印、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  
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思信諛誠  
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  
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款  
典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反楚圍滎陽急漢王  
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為太牢具舉進佯驚曰吾以為亞  
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



亞父：欲急攻下荊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楚圍荊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

門曰漢王食盡降楚：皆之破東現王乃令周苛守荊

陽王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圍收兵欲復

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尤南走王深壁勿戰令荊

陽成臯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以安輯趙地連益

齊王乃復還荊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

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

東擊越漢王復軍成臯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荊陽烹周苛遂圍成臯漢王逃去北

渡河宿小備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

即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呂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

趙兵未發若擊齊楚遂拔成臯欲西王欲捐成臯以東

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

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荊陽

不堅守教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

取滎陽掘教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

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

矣王乃復謀取教倉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郟欲復與楚却戰忠  
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縮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  
積聚以破其業

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皐或曰即漢  
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漢數挑楚戰  
曹咎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破之咎  
自刎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羽  
聞亦還軍廣武相家楚食少乃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  
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  
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若烹而翁幸分我一杯

羹羽怒欲烹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何益祇  
益禍耳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  
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王笑謝曰吾寧聞  
智不聞力因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胸王乃  
捫足曰虜中吾指因病創臥帳中張良請起行勞軍  
以安士卒王從疾甚因馳入成皐

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來窮戰其鋒不  
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今齊王使其  
信臣招所亡城聞王在楚未救必反漢兵客居  
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不听進兵與漢軍夾



淮水而陳信夜令人囊冰壅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還  
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冰大至  
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赤且虜齊王廣盡定齊地  
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偽詐反覆之國也請為假王以  
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乃自立邪  
張良陳平躡足附耳謂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  
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  
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二月遣良操印立信  
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自知兵散食將盡韓信又姓安

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  
太公呂后辭向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  
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覽曰此未可以書生之見窺之者毋論遺患為除即執  
父係妻之非胡能一日解也故曰大人者言不必  
信

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  
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秦  
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  
與兵天下可立致也信之自立為王意不自堅且其家  
在楚敵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而君不早定今能出



指坎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乏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引騎依回瀆山為陣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大小七十戰未嘗敗比遂霸天下今卒困於此天之我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乃分其騎為四隊四圍漢軍圍之數重羽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大呼馳下斬漢一將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羽復馳斬漢一都尉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羽謂其騎曰何如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亭長艤船待羽勸羽急渡羽不聽自刎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歌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親為祇喪哭之而去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  
黃等立趙利收信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騎  
與黃王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  
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  
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見老弱羸畜  
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  
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誇見  
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畜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  
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漢王怒罵曰齊  
甯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阻吾軍械繫敬廣武遂至平  
城兵未盡到冒頓縱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  
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計使使間遺厚閑氏冒  
頓乃解兵去漢示罷兵歸軫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  
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為建信侯更封陳平為曲逆侯  
上以陽夏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嘗慕魏無忌  
之養士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求見上  
言希賓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按豨客諸  
不法事多連引豨恐遂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  
不南擾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昌奏常山亡  
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



是云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  
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歸  
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憂四千戶  
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蒺藜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  
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蒺藜將多降

淮陰侯死黥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  
醢大恐陰令人劫取只伺候旁郡警急中大夫賁赫得  
罪於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  
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  
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

人也自疑討及身故反尔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有也  
出中計勝敗未可知出下計陛下高枕而臥矣上曰何  
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吞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  
所城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擡敖倉之粟塞  
成臯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  
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驕山之徒  
身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后慮者也必出下計時上有  
疾欲使太子擊布留侯所召四人者說呂釋之曰太子  
將兵有功則位不蓋無功則從此度計矣君何不急請  
呂后乘間為上言燕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



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則打  
鼓而西尔后如其言於是上自將而東留侯病自強起  
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頗無與爭鋒因說王令  
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強臥而傳之時  
叔孫通已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關中車騎巴蜀材  
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請  
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  
已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荊、王賈走死擊楚、與戰徐  
僮間為三軍款以相救為奇戈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  
且兵法諸侯自戍其地為敗地今別為三役敗吾一軍

能皆走安能相救不曉果撤布引兵西

以上高帝

趙王恢以呂產女為后王有愛妃后醜殺之王悲憤自殺  
太后以為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告代王恒款  
從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祿為趙王是  
時諸呂擅權用事陳平常宴居深念陸賈在直入坐而  
平不見陸生日何念之深也平日生揣我何念生日足  
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生  
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相調則士豫附天  
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  
驩太尉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



氏謀益衰以上惠帝

匈如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

關氏使宦者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強使之說至降

單于甚親幸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

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變倍好漢物漢物不過

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其得絮繒以馳棘中草皆裂

故以示知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

知漢酪之便美也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道

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詞自稱天地所生日

月所照匈奴大單于覽曰中行馬單于昼策以能整漢

之利也阿粘諸酋以和幣愚宋繼以精銳搗宋竟致汴

上輦過即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帝曰吾居代

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牧之賢戰于鉅鹿之下

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

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髀曰嗟乎不獨不得頗牧為

將古豈復有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工曰公

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

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

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軍市租皆自用享士

賞賜不送中覆委任而責功成故收得盡其智能而趙



幾伯今在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厚士卒  
 私養餼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  
 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  
 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  
 相應文史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且尚坐上功  
 首虜差六级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狀言之陛下  
 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  
 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匈奴入上郡雲中殺掠甚衆烽火通于井泉長安遣將軍  
 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  
 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馳  
 細柳軍士吏披甲執兵刃彀弓持滿先驅至不得入  
 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  
 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  
 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  
 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  
 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  
 使人稱謝皇帝赦勞將軍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嗟  
 哉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見戲耳其將固可  
 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



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為中尉

以上文帝

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戲博爭道不恭皇

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稱疾不朝京師繫治問駘吳

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為秋請

諸侯見於天子春日朝秋日請

文帝復問之對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

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之几杖吳王老

不朝吳謀益解然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

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求捕亡人者

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晁錯教言吳過可削文

不忍及帝即位錯曰高帝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

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施德至孝王當改過自新

反益驕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反不削亦反削之

其反吐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上令列侯公卿宗室

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錯又言楚趙有罪皆削一郡

膠西有姦削其大郡方議削吳王恐因發謀事舉聞

膠西王好勇使人說之又身至膠西面約遂發使約者

菑川膠東濟南皆許偁初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

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比孫以

即位稍淫暴穆生先見欲去傳太章孟作詩諷諫不聽

亦去成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成必背靡



之衣之赭衣使雅春正身春於市及削吳會稽豫章郡

書至吳王起兵殺漢使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

反合兵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

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

至是上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

薊寄擊趙藥布擊齊管嬰屯滎陽駿齊趙兵初錯更令

三十六章諸侯譴譁錯久聞之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

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

為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

而晁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社稷身後十餘日七

國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

而身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示吳錯素與吳

相表盞不善未嘗同堂語至是謂丞史曰表盞多受吳

王金錢專為蔽虐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盞宜知其計

謀人有告盞恐夜見寶嬰為言果所以反願至前口

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盞入上方與錯調兵食問之盞

對曰不足憂也上曰計安在盞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

獨錯在盞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盞曰吳楚相

遺書言賊臣晁錯擅逼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兵

誅錯復故地向罷今獨有斬錯發使赦之復其故地則



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各不愛  
一人以謝天下乃拜蓋為太常密裝治行令丞相廷尉  
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既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與  
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  
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給軼行市  
錯衣朝衣斬東市乃使蓋使吳謁者漢射勳公為校尉  
以言軍事見上上曰道軍所來聞鼎錯死吳楚罷不節  
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  
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  
也計蓋始行卒受大戮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  
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蓋至吳  
吳敬劫使將盜得間脫下歸報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  
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安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  
之亞夫率六乘傳將會兵滎陽蒞至霸上趙涉遮說亞  
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  
於轂輓阨之間兵且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  
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  
鳴鼓諸侯聞之以為時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  
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令吾據滎陽滎陽以  
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澠間乘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



軍向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求救亞夫不許又  
懇於上上使告亞夫敗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  
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餉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為將軍  
羽刁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欲西梁城守不  
敢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搜  
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奪壁東南陝亞  
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  
多飢死叛散乃引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  
王漢棄軍夜亡走楚王以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  
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  
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  
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  
且反王素何王即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  
利險漢多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  
疾西抵洛陽武庫食教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  
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城邑漢軍車騎  
至馳入梁楚之郊爭敗矣王亦不用竟走死  
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  
數十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  
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



令諸騎曰前來到匈奴陳二里所令皆下馬解鞍以示  
不走匈奴有白馬騎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  
殺之而還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  
擊夜引去以上景帝

兵覽西漢之七終

漢兵覽卷之八

姜師閔編

李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  
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  
亦遠行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  
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  
畧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鴈門馬邑豪甯壹因太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信邊可  
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曰陛下  
神威海內為一初匈奴侵盜不已若無他以不恐之故



耳臣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于平城七日及解圍互位而無忿怒之心故結為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併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裳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涉入長距離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絕疾則釋之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便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向置之邊吾選驍騎陰伏而襲之則單于可擒百金必取上從恢議六月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乃攻事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恢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然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匈奴寇上谷遣衛青等四將軍擊之李廣軍敗為胡所得  
 絡盛置兩馬間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奪其弓鞭馬  
 南馳遂得歸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兩將軍亦無功唯青  
 得首虜多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  
 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為用故每出輒  
 有功

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李息擊之遂取河南地詔封  
 青為長平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  
 匈奴省轉以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言不便上竟  
 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為

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以數千百鉅萬府庫

並虛覽曰此亦河套之新案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轉戰六日過  
 焉支山千餘里斬首虜獲甚衆休收屠王祭天金人益  
 封五千戶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  
 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亦有天幸未  
 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以此去病日以親貴比  
 大將軍

上與諸將議曰趙信為單于立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  
 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果馬十萬今大將



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而敢力戰深入之士  
 皆屬去病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李廣為前將軍公孫  
 賀為左將軍趙食其為右將軍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  
 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  
 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出東道廣自請曰臣部為  
 前將軍且結髮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  
 前先死青陰受上誡以為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廣固  
 自辭於青。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青度暮見  
 單于兵陳而待於是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  
 往當匈奴。亦縱百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

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遂乘六騾  
 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斬萬九千級  
 廣食其軍無導迷惑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  
 府對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  
 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從廣步行回遠  
 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對刀  
 筆之吏遂自頸廣為人廣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  
 士共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猿臂善射將兵  
 之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  
 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亦為垂



涕食其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  
里絕大幕直左方共獲王將相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  
山禪于姑衍登臨瀚海斬七萬級益封五千八百戶兩  
軍出塞閱官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  
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者去病皆為之自是之後青日  
退而去病日益貴者故人門下士多去事去病輒得官  
爵唯任安不肯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  
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畧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  
天子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毋以家為也由北  
上蓋畏重之然少貴不省事其徙軍天子為遣大官齎  
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向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  
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城蹋鞠事多此類青為  
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  
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向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  
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各  
徃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  
亦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丞相  
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因便宜可使為外臣漢使敞於  
單于，大怒留之不遣將上狄山議以為和親便張



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忠若湯乃詐忠於是  
 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  
 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  
 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  
 群臣震懼無敢忤湯者覽曰自古兩國相持未有恃和  
即婚媾不可測也秦太后之取義渠即婦人不可忍也  
石勒之取王彌王浚即其言卑卑不可信也漢唐公主  
之遣清康金寶之賂適以貽之辱耳  
何益哉秋山斷首良可鑒也

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振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怨  
 擊之烏孫恐使一願得尚公主為昆弟天子許之以江

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之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

存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作黃  
 鵠之教天子聞而憐之開歲使人問遺昆莫欲使其孫  
 岑娶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方欲與烏孫共  
 滅胡詔振從其國倍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代之為昆  
 彌是時漢使西踰葱嶺諸小國皆隨漢使觐見每巡狩  
 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大角觐現者散財帛  
 賞賜以示富厚今徧現各庫倉府藏之積以傾駭之然  
 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烏匈奴見  
 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尉告漢曰我欲殺單于



降漢、遠即兵來迎我、即發上乃遣公孫敖築塞外  
受降城以應左大都尉復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  
築城障列亭西北至廬朐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盡壞

其城甃曰此所謂度中國以事四夷非詐也

貳師出酒泉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漢軍乏  
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  
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  
被二十餘鎗詔徵詣行在所帝親視其鎗嗟咳之拜為  
中郎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

風拜將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

備胡至是上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曰臣所將皆荆楚

人士奇材劍客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分單于  
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  
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  
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  
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  
出上疑陵悔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擊匈奴於西河  
詔陵以九月發陵於是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  
騎可三萬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追擊殺數千  
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且戰且引



南行數日斬首三千餘級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  
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欲去會軍候管敢  
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  
陵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奔萬天俱盡陵太息曰兵  
敗死矣令軍士各散期至遮虜障相待虜騎數千追之  
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得脫至塞者四百餘人上  
聞陵降怒甚群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罪  
可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  
之上悔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以上武帝

冒頓破東胡

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世役

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  
地平遼東塞外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  
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強遂反漢得匈奴降  
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邀擊之以問護  
軍都尉趙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  
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重夷自相攻擊而  
發兵邀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  
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  
匈奴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  
明友乘烏桓散擊之斬獲甚衆匈奴由是恐不敢復出



兵以上帝覽曰充國以夷攻夷固是長策而朋友亦非托  
之憂始生事蓋烏桓漸強不爾則元昊貽曹暉  
矣

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蹠斥逐諸羌不  
使居湟中及帝即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  
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  
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由是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  
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  
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  
不一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然羌執不能獨造  
北匈奴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疑其遣  
使至羌中與相結羌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  
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益覺  
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  
千餘級於是羌侯楊玉等怨怒皆畔攻城邑殺長吏安  
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趙充國年七十餘上  
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老臣上問度當用  
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變臣願馳至金城  
圖上方畧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  
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



羌

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夜  
 遣三校御救先度營陳畢乃盡度虜數百騎來出入軍  
 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為  
 誘安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  
 候四望陜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  
 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社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  
 充國常以遠乍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  
 持重委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都尉府日享軍士士  
 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升豪靡當兒使弟  
 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欲留雕  
 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  
 白自別毋取并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以  
 威信招降罕升及劫畧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劓乃擊之  
 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  
 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擊罕升奪其畜產虜其  
 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一馬  
 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  
 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  
 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非



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劫畧故臣愚策欲捐罕开  
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  
其罪選擇良吏知其倍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  
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向負罕开之  
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彊弩  
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  
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  
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輒疲寧有利哉  
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开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  
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开以解其謀臣故遣开  
鴻臚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為  
寇罕羌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  
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  
致人不致於人今罕开欲為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  
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徒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  
為不便先零欲畔故决罕开解仇常欲先赴罕开之急  
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  
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寢多誅  
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慮由十年數不止二三歲而



已先誅先零則罕并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  
 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七月璽  
 書報元國計元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也聚懈弛  
 望見大軍度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隘元國徐行驅之或  
 曰逐利行遲元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  
 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牛  
 羊千萬餘頭車數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及  
 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漠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  
 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元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元國  
 賜歡食遣還逾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  
 擲還元國曰諾者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  
 未卒璽書報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  
 以十二月與元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元國  
 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  
 兵璽書其子印使客諫曰誠令軍出破兵殺將以傾國  
 家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  
 衣來責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元國歎  
 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耶往者舉  
 可先行羌者吾舉吾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  
 竟阻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各謂耿中丞糴三百萬



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  
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一策羌人故敢為逆失  
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  
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和吾固  
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  
馬牛食所用糧穀安萬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  
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而勝之策且羌易以誅  
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  
至浩疊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  
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在水次臣願  
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  
溝渠治湟陘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  
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  
田若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者大費今大司農所  
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  
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  
其便復奏元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  
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故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漢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  
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然於



寄托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  
 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  
 可期月而望羗虜九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  
 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  
 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枚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  
 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  
 饒之地貪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  
 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為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罷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  
 臨羗以示羗虜揚威武傳示折衝之具五也以暇閒時  
 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  
 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瘵墮之  
 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  
 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  
 河西罕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隄中道橋令可至  
 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  
 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  
 兵夫十二利唯明詔殊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  
 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類罷且  
 丁壯相聚群擾田者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熟計



復奏元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笑勝少笑先零  
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走散飢凍畔還  
若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  
決可期月而望切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  
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眾攻之而不  
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七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  
月虜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未  
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故臣之愚計所以  
度虜且必先解其處不戰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  
時假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為接刃攻  
不必取不為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  
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舍是而釋坐勝之道徒  
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益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  
以示棄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渥中亦未可空  
如是繇後復更強也臣愚以為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  
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  
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  
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元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  
是元國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  
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



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  
 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  
 興十郎將印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  
 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以上宣帝  
 上以隴西羌反詔丞相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  
 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  
 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  
 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  
 不冉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反虜無  
 慮三萬人法當信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  
 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為民方收  
 欽未可多發又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飢  
 饉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  
 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以怯弱之形見羌  
 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恇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  
 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於少候師而曠日曠一舉而疾  
 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  
 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為所破殺  
 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為  
 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斬首數千餘級皆走出



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

始卸支單于自以大國人垂勝驕不為康居王禮發民作

城遣使者責諸國歲貢漢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

卸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

喜奇功與其廷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

今卸支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

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慄悍好戰伐數取勝

久畜之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攻烏孫直指其城

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廷

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決公卿議大策非凡常所見事

必不從會廷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廷

壽驚起欲止烏湯怒按劍叱曰大眾已集會墜子欲沮

衆和廷壽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餘人上疏自劾矯制

陳言兵仗即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卸支遣使問

漢兵何以未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入朝見天子

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

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教往來相答報廷壽湯因讓

之我為單于遠來而單于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

何單于忽大詐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疲極食

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進薄



城下四面圍城發薪木城四面火起史士喜大呼乘之  
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  
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帶帛書

石顯嘗欲以姊妻并延壽延壽不取而陳湯素貪所鹵獲  
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史士案驗之  
湯上疏言臣與史士共誅却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  
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詔今司隸又送取案驗是為却支  
報仇也上立出史士令縣道具酒食以迎軍既至論功  
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

爵士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邀幸生事於垂夷為國招

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

上疏曰却支單于囚殺使者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  
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  
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斬却支之  
首掃谷吉之恥且使呼韓喜恨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  
世稱臣勳莫大焉論大功若不錄小過本大美者不厭  
小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李  
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  
馬三十匹雖斬宛王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  
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



居之國強于大宛却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於  
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  
之且常惠隨敵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  
土受爵今二人功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惠數  
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  
勸有功於是詔赦延壽湯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  
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為却支本亡逃失國竊號  
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衡復爭封延壽  
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於是杜欽上  
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上以先帝時事不宜復錄

元帝

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陳湯奉詔顯命盜所収康居  
財物湯坐免後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  
乃免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故君子聞鞀鼓之聲  
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却支威震百蠻武揚四海今坐  
言事非是幽困久繫執憲之吏欲置之大辟周書曰記  
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大馬有勞於人尚加  
惟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鞀鼓之聲  
不察周書之意而忘惟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非  
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



都護既會宗為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  
以自救大將軍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  
見宣室湯擊却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伸有詔毋拜示  
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  
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多弩不  
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  
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  
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燉煌歷  
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  
湯知烏孫危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  
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常有吉諸聞居四日軍書  
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幕府事一決於

湯

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詔立安日弟末振將為小  
昆彌將因刺殺大昆彌維栗靡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  
昆彌久之互相吞殺不已末振將軍卑妻彙將眾八萬  
餘口北附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漢遣中郎將段會  
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用  
憂勞且無寧歲時康居復遣子持漢貢獻都護郭舉上  
言本匈奴盛時非以燕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



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伺候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及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使至其國故為無省以奉旁國以坎度之遣子入侍其欲為賈市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漠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軼漠不通燕禮之國漠為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不絕以上成帝

兵覽卷之九  
東漢卷之九

姜師閔編

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將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合兵得四十二萬人號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合兵殺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夫今不同心瞻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



如是求吠向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陣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急追乃更請秀復為備畫成敗皆曰諾城中時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奔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絕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左說邑曰昆陽城小向堅不如先擊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柵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左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以仰宛下左不聽

劉秀至圍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  
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向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助諸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胆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敵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勅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陣亂



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出震呼動天地奔  
兵大亂伏屍百餘里會大風雷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滎  
川盛溢虎豹皆股栗士卒溺死以萬數邑尤後輕騎遊  
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

邯鄲卜者王即詐稱成帝子起兵薊中反虜王即城內攪  
亂於是秀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無萋亭馮異上豆粥  
至饒陽官屬皆乏食是夜魚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  
下曲陽傳聞王即兵在後到博野河候吏還曰河水流

漸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  
水堅可渡遂前至河、水亦合乃渡未畢數騎向水解

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焚火秀  
對燠燎衣馮異復進食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

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  
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即獨信都太守任光和  
戎太守却彤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彤亦未會  
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即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  
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  
失河地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  
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  
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皆城守而千里送公



其離散亡迹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一部兵弱欲入城頭  
子路乃子都軍中任光以為不可乃發旁縣得精兵四  
千人秀拜光為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  
馬劉公將城頭子路乃子都兵有百萬之衆從東方來  
擊諸反虜吏民得檄轉相告語劉植衆兵數千人擾昌  
城耿純率賓客宗族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來  
迎秀皆以為將軍衆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  
奴所過發舟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嚮應  
時真定王陽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植說降之因  
納楊甥郭氏為夫人

漢中王嘉既克延岑有衆數十萬校尉雷復見更始亂  
乃說曰今天下未定向大王安守所保得無不可  
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  
乃薦復及陳秀復以復為將軍復為掾秀中見犯法舍  
軍市令孫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  
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  
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奈遵吾舍中見犯法尚殺之  
必不私諸卿也

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與合軍  
圍鉅鹿秀戰不利長史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大敗秀曰



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兵戰樂可言邪朕徒日久守  
鉅鹿士衆疲敵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四月進軍  
邯鄲連戰破之即使杜威請降威稍即實成帝遗体秀  
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乎與者乎威亦萬  
戶侯秀曰願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五月後  
邯鄲走追斬之收卽文書得吏民與卽交閱語毀者數  
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蕭王秀將北徇益趙度亦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爲前將  
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時朱鮪李軼守洛

陽鮪永田邑在并州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  
難其人問於鄧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衆之

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  
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  
遏他兵勿令北渡拜馬異爲孟津將軍統兵河上以拒  
洛陽王乃引兵向北恂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  
絕

王擊諸部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歸保范陽軍中不  
見王或云已殺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  
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陣後曰賊無輜重若絕其  
食可不戰而殄也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層壁



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與所得  
遂散敗

諸將圍洛陽數月朱贄堅守不下帝以岑彭嘗為贄校尉  
令往說之贄曰大司徒被害時贄與其謀又謀更始無  
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  
者不忌小怨贄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  
吾不食言彭復往告贄即降拜乎狄將軍封扶備侯傳  
封累世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詩  
敕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賜祭戟擢任之十月車駕  
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劉盤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  
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  
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紮以勞來之父老童孺  
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  
徑攻長安禹曰不然合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  
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  
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寧能堅守  
者邪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上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  
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圍也禹於是引軍北  
至拘邑所到開門歸附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父不進



兵賜書責之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轂  
將軍馮惜宗歆守徇邑爭權相攻擊遂殺歆因反擊禹  
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惜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防黃  
果執惜歸罪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為耻欲殺恂  
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  
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廉  
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諸酒醪執金吾軍入界  
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  
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不徵恂  
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  
安得私聞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  
友而去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脫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  
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  
弱遂悉眾攻異乃縱兵大戰日晏賊氣衰伏兵卒起  
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  
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  
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赤眉餘眾東  
向宜陽帝親勒六軍疾陣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



乃遣劉恭乞降曰盤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  
曰待女以不死耳丙子盤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  
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  
食明日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盤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  
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  
決其勝負不欲使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  
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  
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傭中佼  
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盤子以爲趙王郎中

吳漢率標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園建  
抄集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

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向公傷臥衆  
心惧矣漢乃勃然暴創而起椎牛享士慰勉之士氣百  
倍且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  
陵

董憲聞貢休以蘭陵降自知圍之蓋延及龐萌在楚請往  
救休帝敕曰可直往擣刺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貢休城  
危遂先赴之憲遂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  
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遂出突走因往攻刺帝讓之曰  
聞欲先赴刺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



豈可解乎延等至剡果不能克向董憲遂拔蘭陵殺賁  
休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為茂建所敗奔過王  
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  
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甚眾又多吾吏士  
心恐向捕虜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  
守示不相援賊必垂勝輕進捕虜無故其戰自信如此  
茂眾疲勞吾垂其敵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  
良久霸軍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

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  
挑戰霸堅臥不出方亨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

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被今易擊也霸  
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  
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  
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  
死茂奔下邳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  
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  
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人聞祝阿  
已潰大恐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



脅巨里嚴令軍中趣脩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  
陰綾生口亡歸以矣期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  
餘人來救之。龔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者欲誘致  
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  
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既而收首級以  
示城中城中洵恨費敢悉眾亡歸張步龔復縱兵擊諸  
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齊南時張步劾副使其弟藍  
時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  
四十里龔進軍居二城之間龔視西安城小而堅且其  
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破乃勅諸將後三日會攻  
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龔勅諸將皆蓐食會  
明至臨菑城護軍蔣梁等爭之以為攻臨菑西安必救  
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龔曰不然西安聞  
吾欲攻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  
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臨菑即西安孤夾劇隔  
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菑半日拔  
之入樓其城張藍聞之將其眾亡歸劾龔乃令軍中無  
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大笑曰以尤來  
大鎗十餘萬衆各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賊兵少於彼  
人皆疲勞何足惧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



重異守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弁於是弁先出  
菑水上與重異遇弁故示弱以感其氣乃引歸小城陳  
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  
盛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  
兵以橫突步陳於城東下大破之至暮罷弁明旦復勒  
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弁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後  
謂弁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乘輿  
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歆以賊虜遺君父  
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弁知步困將退豫  
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  
追至鉅昧水上僵尸相屬步還處兄弟各分兵散去後  
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  
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奮之西界  
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諾、難合  
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歆弁復追張步、弁平壽  
蘇茂將萬餘人來攻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  
戰而取弁走之大王奈何就攻之既呼茂不能持耶步  
曰既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茂步能相斬降者封為列  
侯步遂斬茂詣會軍門肉袒降弁傳詣行在所而勒兵  
入撫其城罷遣步兵各歸鄉里張步三弟自繫所在獄



詔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

未歛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畧陽隗囂  
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畧陽甚喜曰畧  
陽囂所依阻腹心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  
聞歛據畧陽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  
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  
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  
番須口王蓋塞鷄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數  
萬人圍畧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壘山築隄激  
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為兵

囂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征隗囂光祿勳

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  
截車勒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  
險阻詎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問隗囂將帥有  
土崩之勢否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  
畫形勢開示軍衆所從道徑往來分拆昭然可曉帝曰  
虜在吾目中矣明且遂進軍至高平第一高平縣有第一城實  
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  
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  
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



酒高會待融守以殊礼遂进军数道上使王遵以書招  
牛却下之拜却大中大夫於是翬大将十二人属县十  
六家十餘萬皆降翬妻子奔西城徙楊廣而田舍李育  
保上却畧陽圍解帝皆賜束歛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  
賜歛妻緇十疋進幸上却詔告隗翬曰若束手自詣父  
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為豎布者亦自任也翬終不  
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  
却以四縣封質融為安豐侯弟及馬顯親族及五郡太  
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父專方面惧不自安數  
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謹退何不  
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隗翬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  
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  
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惧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  
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為  
至戒帝不從進幸沂遣寇恂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  
帥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  
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隨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  
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聽卒斬之使人謂峻曰欲  
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曰



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  
所取計者也今未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  
計殺之則峻亡其胆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岑彭七津鄉數攻蜀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  
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  
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  
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  
馬習用步卒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

已閏月令岑彭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  
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  
浮橋而攢柱者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束勢殊死戰

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  
所向無前蜀兵溺死數千人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  
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  
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  
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  
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軍將彭到  
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俊守之自引兵乘利  
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  
露橈繼進覽曰

吳漢攻隗囂帝救沒文緒郡甲卒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



漢不聽而敗今漢殺掉卒蓋有鑒于前事也帝不聽其言而勝乃知光武亦善將者

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地六月來歙

與蓋延等進攻安元大破遂克下辨乘勝徑進蜀人大

懼使刺客刺歙不殊馳召蓋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

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

故呼巨卿歙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刀雖

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

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

誠恨奉賊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大中

大夫段襄骨鞭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

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

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城守中郎將代之歙還表活

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

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

二萬餘人拒黃石岑鼓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洛水上

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洲沔都江向上襲擊

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

精騎馳擊廣都去城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

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至武陽繞出

於延岑軍後蜀地震朕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官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歆  
散畔郡邑後更保聚觀望成敗官欲引還恐為所反會  
帝遣謁者將兵詣岑貳有馬七百臣官矯制取以自益  
是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成虹而呼引  
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官因縱  
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延岑奔成都  
其衆悉降

冬十月公孫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岑貳夜刺殺貳太子大  
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侯吳漢至而授之貳特軍整齊  
秋亳無犯叩殺王任素聞貳威信數十里遣使迎降會  
貳已被害帝畫以任貴所贈貳妻子蜀人為立廟以  
祀之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  
攻勿與爭鋒不敢來公轉營迫之洎其力疲乃可擊也  
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迫城都去城十餘里沮江  
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  
營為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  
條萬端何意臨事悖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  
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破公即  
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廷果使



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餘萬分爲二十餘  
營出攻漢使別將一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救漢與大  
戰一日兵敗走入壁壘豐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  
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  
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  
於江南併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  
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  
於是享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  
絕夜啣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  
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  
引還廣都留劉尚拒邊且以狀上而得自譴責帝報曰  
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攻  
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敵當值其危困破之必  
矣自是漢興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  
郭中滅宮與吳漢會於成都

公孫述困急謂此冬曰事當奈何冬曰男兒當死中求生  
豈可坐窮財物易髮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  
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龔擊破吳漢軍漢墮水緣馬  
尾得出漢軍餘七日根陰具船欲遁去蜀中郡太守張  
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漢從之冬十一



月與臧宮將銳卒數萬擊迷護軍高午刺迷洞胃墮馬  
死延岑以城降

奴賊單匡傳鎮守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大中大夫  
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  
曰宜重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之其中  
必有悔歆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少延緩令得逃  
亡逃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然之即敕宮撤圍緩賊  
衆分散遂拔原武斬匡等

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  
慎無赦而已及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性  
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輒陳不利

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礪器械激揚吏  
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備數攻之具乃嘆  
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  
則引道初無辨彘之日及在朝廷斤、謹肅形於體貌  
漢常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  
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  
職以功名終以上

竇固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鄯善鄯  
善王廣奉超禮意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



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  
此亦虜使來孤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觀其未萌况已  
着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手侍胡  
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  
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擊怒之曰卿曹與我俱  
在絕域今虜使到絕數日而王廣禮意即廢如今鄯善  
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  
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  
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  
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王破胆功自立矣眾  
曰當與漢事謀之超怒曰昔此決於今日漢事又借吏  
聞此必恐而謀洩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超  
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  
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  
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  
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  
日乃還告鄯善。大驚既而已動超知其意奪手曰椽  
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手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  
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  
勿復與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為質還



白竇固大喜其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西域帝曰  
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  
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超但將本部所從三  
十人曰于寘固大向遠今將數百人無益于疆如有  
不虞多益為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峙南道而匈奴  
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倍信  
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使有弱馬急求取以祠我  
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  
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  
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  
誅滅虜使大懼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

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

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眾少欲移書  
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  
藝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  
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向雲中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  
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西  
攻金滿喊耿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  
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



兩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  
遂解去

馬者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閉籠於柳中城中  
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耿恭、率  
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釜食其筋革恭與  
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向稍、死亡餘數十人  
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誘其使上城手  
擊殺之妻諸城下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閉籠  
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徒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  
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  
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可也匈奴如或犯塞

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一部兵人救各數十匈奴圍  
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効也可令燉煌酒泉太  
守各將精兵二千以赴其急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  
秉酒泉太守段熲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兵七十餘人  
救恭以上明帝

班超發于寘諸國二萬兵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合  
五萬人救之超佯曰今兵不敵可各散去頃夜鼓聲而  
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  
溫宿將八千騎於東界邀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各召諸



部勒兵鷄鳴馳赴蒞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蒞車遂降龜  
茲守各退散自是威鎮西域

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為超在哀帝  
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任尚代為都護謂超曰  
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  
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  
心難養易敗今君性戾急水清無大魚祭政不得下和  
宜為軼簡易寬小過搃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  
曰我以超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耳尚後竟失邊和

如超言以上

鄧騭惡虜討以法中之會朝教賜數千人收殺長史也

駁連羊州却不能禁乃以詔為朝教長故舊皆弔之詔  
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此乃君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曰君儒  
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教甚為君憂之詔曰此賊犬羊  
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勿以為憂稜曰何以言之詔  
曰朝教皆太行臨黃河去教倉不過百理而青冀之民  
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知庫兵守戍畢斷天下右  
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  
假專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



楊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偷盜傷人者次之不  
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萬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  
賊衣以絲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  
散縣境皆平

○懷縣令虞詡說任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  
之勢也今虜皆為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  
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  
功為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  
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  
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  
貢于丁奚城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畧以為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遷詡  
於陳倉峭谷詡即停車不准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  
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發兼行百  
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灶日增倍之羌不敢追或問曰孫  
臆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且二百  
里何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  
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奉迎衆多行速必憚  
追我孫臆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  
滿三千向羌衆萬餘攻圍亦得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強



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詔於是使二千彊弩兵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西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踞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拉還流亡，假賑貸，民開通水運，始到郡，穀石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以上

侍御史賈昌為州郡討區隣，守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楊充豫四萬人以赴之。李固駁曰：荆楊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充豫之人，連赴萬里，詔書促迫，必致叛亡。南明濕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聞。軍行日三千里，向充豫去日南九十餘里，二月乃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而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常復更發，此為刻割腹心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善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



兵 卷之九  
哉中即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  
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  
間破珍寇虜此條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  
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  
北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  
能反間致頭目者許以封侯裂地之賞故并州刺史祝  
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  
固議即拜良為九真令太守喬為交趾刺史喬主開承  
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  
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民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南匈奴吾斯卑細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稜  
殺長史馬續等發兵掩擊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  
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謝罪中即將陳龜以單于不  
能制下迫令自殺降者遂更狐疑龜坐免大將軍喬曰  
馬續素有謨謀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  
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  
家無事矣帝乃詔續招降叛虜喬又移書續等曰中國  
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  
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  
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現其衰



設賄開賞以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

王部萬三千口皆詣續降以上順帝

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

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偽退設伏虜入追熲因

大縱兵悉斬獲之

北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凡中將

張奐安坐帷中誦詩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

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西羌叛詔遣中郎將段熲討羌晨薄熲軍熲下馬大戰

至日中力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閉且行晝夜相

攻害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十餘里斬

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以上桓帝

段熲既定西羌向東羌先零等種未服皇甫規張奐招

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以問熲上言曰東羌降於

皇甫規者已二萬餘羌落無幾今張奐踟躇久不進者

當慮外難中合兵往必驚且羌虜人畜瘦羸有自亡之

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矣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

勢窮難服兵去復動計所餘三萬餘遠近居塞內諸無

險折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至郡已各內徙安定

此地復至卑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十餘里匈奴



諸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番滯脅下如不加誅轉  
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  
破之無慮用費為錢伍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  
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誅永初中諸羌反叛  
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  
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今不暫安度民則永寧無期  
臣庶竭駕方伏侍節度帝許之頻於是將兵萬餘人齎  
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羌戰虜兵盛衆  
皆恐頻乃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拔以強弩列輕騎  
於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退必盡  
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起馳騎於傍突而  
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褒美賜錢二  
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敕中藏府增助軍資拜頻破羌  
將軍

段熲追羌將輕兵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連破之又戰於  
靈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千諸悉散入涇陽山谷間張  
奐上言東羌雖破餘衆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  
下頻、復上言臣亦知東羌雖衆而輜弱易制所以比  
陳惠慮思為永寧之笑而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  
聖朝明鑑信納誓言奐遂猜恨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



盡血流汗野傷和致災區伏念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  
剽族塚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動兵涉夏連獲  
其澍歲時豐稔人無疾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  
事衆和師克皆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前當亂邊  
馬接遷之三輔始服終致至今為梗今傍郡戶口軍少  
數為羗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遷居是猶種枳棘於良  
田養蛇虺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  
絕其根本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  
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盡將何殄滅臣每奉詔書軍  
不內御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詔遣

謂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羗段步以羗雖暫降必復為盜

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於是進營去羗所屯四五十  
里遺田晏真育將五十人先進擊破之羗聚東犇射虎  
谷分兵守谷上下門頻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遣  
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乃遣  
晏育等將七千人啣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  
許又遣張愷將二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頻因缺愷等  
挾東西山縱兵奮擊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  
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降所招等四千  
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羗悉平頻九百八



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四千餘頭費  
用四十四億萬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  
萬戶頻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葺寢與將士同其苦故  
皆樂為死戰所向有功

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依草結營會  
大風嵩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  
呼城上舉火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陳賊驚  
亂奔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  
之三郎悉平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  
出本末或云夏侯子也操少机警有權數而任俠放  
蕩不治恒業時人未之奇也唯橋玄及南陽何顛異為

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  
非在君子顯見操嘆曰後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  
時汝南許都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論鄉黨人物每月  
輒更其題品故汝南借有月旦評焉嘗為郡乃曹府中  
莫不改操飭行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  
不答操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操喜  
而去後舉孝廉為郎至是平賊遷濟南相奏免長史阿  
附賍汚者八人朱儁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  
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



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趙魏  
黃巾亂六州此皆蒙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  
代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  
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使張臬虺角黃  
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不宜共國亦  
獨水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  
將巧詞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  
戮矣陛下宜思四罪之舉速行諛佞之誅則善人思進  
姦凶自息趙忠惡之廢功當封忠諫之帝猶識廢言不  
之罪然亦竟不封也

盧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角走廣宗植築圍鑿鑿垂當拔  
之帝遣小黄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  
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  
還減死一等遣卓代之覽曰唐之監軍濫觴此矣可恨也夫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皇甫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  
戰梁衆精勇嵩不能克乃閉營休士伺賊少懈潛夜勒  
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破之斬梁剖角棺傳首京  
師皇甫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備之然後  
就舍軍士皆食乃嘗飯故所向輒捷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起弘為帥衆十餘萬擾宛城朱雋圍



之不技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  
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斬弘賊帥韓忠復據  
宛拒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  
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忠儁  
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  
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  
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  
計也因急攻不克登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  
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迫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  
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撤圍并  
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  
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斬之

張溫將兵十餘萬屯美陽與邊章韓遂戰輒不利十一月  
董卓等攻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追之參軍事孫  
堅說慎曰賊城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  
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  
涼州可定也慎不從章遂反斷慎運道慎惧棄輜重而  
退溫又使董卓討羌卓糧絕乃於所渡水中偽立堰以  
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遂還  
屯扶風溫以詔書召卓良火乃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



順孫堅前耳謂温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語宜以召不  
時至陳軍法斬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  
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  
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  
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斬以成  
功者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  
温不忍發竟敗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兵十萬餘進圍隴西涼州刺  
史耿鄙率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通姦利士民怨之  
傳檄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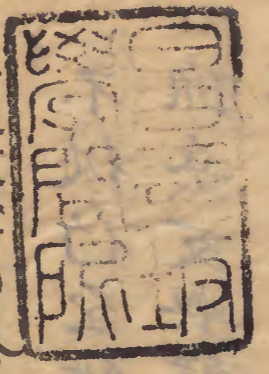
必萬人一心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為我去群羊  
勢離然後率已教之民討將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  
不從行至狄道別駕反應賊殺球及鄙、司馬、勝亦  
擁兵反與韓遂合兵共推王國為主寇掠三輔圍陳倉

以上  
虞帝

朝廷以嵩為左將軍討國重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  
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以  
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  
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而擊之全勝  
之道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及疲敵解去嵩進兵擊之



卓曰窮寇勿追 衆勿追 嵩曰不然 前吾不擊 避其銳也 今吾擊之 待其衰也 所擊疲師 非歸衆也 國衆且走 其有聞志 以整擊亂 非窮寇也 遂獨進 連戰大破之 斬首萬餘 卓大慙



東漢兵覽卷之九終



